



HONGSE DE ZHONGZI

红色的种子

夏 阳 著

电影文学剧本

红色的种子

夏 阳 著

江苏文艺出版社

电影文学剧本

紅色的种子

夏 阳 著

*

江苏省书刊出版业营业许可证出〇〇四号

红 蘇 文 藝 出 版 社 出 版

南 京 潤 南 路 十 一 号

江苏省新华书店发行 江苏新华印刷厂印刷

*

开本 787×1092 耗1/32 印張 3 9/16 插 2 字數 68,000

一九五九年十月第一版 一九五九年十月南京第一次印刷

印数 1—12,000



王老二：“……最好要組織起來，就更有力量……”



史德发对准錢福昌喊：“动就打死你！”
张素贞趁机向史德发背后劈去。

人 物 表

华小凤	女共产党员
雷 鳴	华小凤的丈夫
赵 坚	县委书记
吳 蔚	县委会秘书
錢福昌	两面派的商人
小 陈	雷鳴的警卫員
王老二	貧农
王大娘	王老二的媽媽
张素貞	貧农寡妇
史德发	反动保长
金长森	青年农民
长森嫂	金长森的妻子
金长洪	金长森的弟弟
王大爷	老农民
王小山	王大爷的儿子
胡財貴	还乡团大队长
馬德宝	反动乡长

一九四六年，冬天。

天空布滿了烏雲。狂風吹趕着烏雲飛行。

大湖，遼闊的湖面上湖水沸騰。浪潮拍打着湖堤。各種聲音在交響：風聲、水聲、湖水沖激堤岸的聲音……

湖的東面是一片平原，冬季的田野是空曠的。

這裡有一支集合着的隊伍，他們排列成縱隊，各人坐在背包上。隊伍的軍裝很不齊整，還有不少的人是穿的便衣。這是新建立的一支隊伍，由地方游擊隊、民兵、及其他新參軍的農民組成。隊伍周圍站着好些老百姓，以婦女、老人、小孩占多數。除了有些孩子在嘻笑以外，他們似乎臉色都有些憂郁。隊伍後面還有馬匹、担子（炊事用具和公文箱之類）……等等。

隊伍的前面坐着各級幹部。還站着部隊的首長、警衛人員。

部隊的首長在講話：

“……我們遵照上級的命令，向北面撤退，這絕不是失敗，我們一定要打回來的。勝利一定是我們的。現在，請县委书记趙堅同志講話。”

在掌聲中趙堅走到中間。他是三十歲上下的人，近來沒有修飾，顯得比他的實際年齡老了一點。他講話了：

“同志們！國民黨反動派製造內戰，我們要保衛解放區，保衛老百姓。為了達到這個目的，就要擴大人民的武裝。現在

你們參加了主力部隊，到正面戰場作戰，去打運動戰，消滅敵人的主力。我們地方組織，一定堅持原地鬥爭，從敵人的後方，打擊敵人，配合你們作戰。而且，還要到敵占區去開展工作，敵人占領的每一寸土地，都要收復回來。我們有萬分的把握取得勝利……”

在這個時候，可以看到離隊伍不遠的地方，站着兩個在談話的人。這裡是一塊凸出地面的高地，上面長着一棵松樹，筆直地矗立着。它是孤立的，但在狂風中顯得堅強不屈。

談話的人是一對在告別的夫婦。他們背後不遠的地方就是沸騰着的湖水，風從他們背後吹來，他們並不在乎。男的叫雷鳴，穿的棉軍裝和棉大衣，挂着木盒槍。他原是當地的縣長，現在參軍去了，擔任團政治處主任。女的叫華小鳳，穿着新的棉祇、棉褲，雖然農婦式的服裝，看來是個知識青年。短頭髮，在頭上包紮着一條圍巾。她原是縣委組織部的組織幹事。雷鳴二十五歲，華小鳳二十二歲。

華小鳳慢慢低下頭，並偏到一邊去，用手帕擦眼睛。雷鳴伸出手摸着她的下巴，把她的頭扭轉過來。他注視着她，她的兩眼里有淚水。

雷鳴：“怎麼，哭了？傷心嗎？”

華小鳳搖搖頭，但淚珠兒反而滾了下來。

雷鳴兩手抓住她的兩個肩頭，搖了她兩下。

“小鳳，堅強一些。”

華小鳳把雷鳴的手拉到自己的手上。

“雷鳴！這不是脆弱的表現。也許，這是我們婦女的特點，

不知道怎么的，就忍不住要哭一下。”

雷鳴指着队伍集合的地方，說：“你看，部队要出发了，小凤，你还有什么話要說？”他又回过头来，注視着华小凤的脸。她擦干了眼泪，看着部队。部队都站起来了。警卫員小陈牵着一匹馬，向他們这里走来。

华小凤看着部队，說：“将来，你还跟这支部队回来。但是，要比現在发展得壮大坚强。”又轉过脸来对着雷鳴，露着笑容。“我們将来胜利重逢，多有意思！”

雷鳴举起拳头，說：“当然，我們一定要胜利。”

华小凤也果决地把手一挥：“你走吧！”

部队已背起背包，捆上枪，挑起担子，最前面的人已經上路了。老百姓和部队亲切地、依依不舍地送別。

雷鳴扶着华小凤的双肩，凝視了一下。无限深情，都通过視綫的交流传达了。然后，雷鳴果断地回身走向部队的方向去。

华小凤跟上几步，喊道：“你最后再給我留几句话，让我永远記着的話。”

雷鳴轉过身，站下来，一眼看到笔直的松树。他指着这刚刚站过的地方。“你看，这棵松树多么坚强。它是不怕狂风暴雨的。你坚持敌后斗争，就要有这样高度的原則性。”

华小凤也看着松树，她点着头，說：“我永远記住这句话。雷鳴，你也要这样。”

“当然，我也要这样。”雷鳴环顾了一下。“不过，松树的毛病是孤立，不易成林。我們共产党，要有高度的原則性，还要

有灵活性。楊柳的毛病是随风飄蕩，但是，我們可以学它的灵活性。我們要学楊柳那样地到处生长，发展革命的力量。”

华小凤：“好，我一定时常想着你的話。”

队伍已經拉长了一条长帶，蜿蜒地前进着。

小陈把馬牵到面前来了。他喊：“雷县长，上馬吧！”

雷鳴笑向华小凤：“你听，小陈还不承認我是軍人哩！”

这个十八岁的小陈也笑着說：“喊了两年的县长，一时改不过口来。”他打着自己的头頸：“記住，是团政治处主任，不是县长了。雷主任！雷主任……”

他們都笑了起来。雷鳴向华小凤点点头，騎上馬去。“最好，让我再听一次你的歌声。”

小陈：“对啊，小凤同志！你唱一只歌給我們送行。”

华小凤：“小陈，看你的面子，唱一只。”

小陈：“小凤同志，你放心，我保証好好照顧雷主任。祝你坚持斗争胜利！”他轉过身，跟着已轉向队伍前进的馬走去。

华小凤看着雷鳴的背影，看着他和小陈赶上了队伍。她一直在唱着这支歌：

天空中阴云布满，
湖面上寒水沸騰；
在咆哮的狂风中間，
不屈的松树干健根深。
我要迎向斗争的风暴，
象松树那样考驗坚貞。

我們使烏云消散，
万里青空出太陽；
還要學楊柳的本領，
機動靈活去到處生長。
我做一顆革命的種子，
開鮮花迎接勝利春光。

華小鳳高聲歌唱，雷鳴不時從馬上回過頭來。她還解開圍巾，高舉着在空中招揚。

二

在一間草屋裏面，華小鳳在接受縣委分配任務。縣委書記趙堅在和她談話。他在桌上的一張紙上畫了一個大圈兒，表示是湖面，又從圈兒右邊向右下角畫了兩根平行綫，表示是一條大河，敵人的封鎖綫。他指着這份地圖，對華小鳳說：“國民黨反動派占領了我們大湖南、大河西的這大塊地區，我們一定要把它收復過來。我們堅決執行黨的堅持原地鬥爭、區不離區、鄉不離鄉的指示，我們要象一把鋼刀一樣插在敵人的胸膛裏，但是，地方既然被敵人占領了，建立了反動統治，再去恢復工作，就不是那麼容易。特別是主力部隊已經撤退了，我們就要自力更生，依靠自己的這份力量。”

華小鳳：“趙堅同志，我願意接受任何艱巨的任務，請組織上分配吧！”

趙堅：“很好。黨正是要交給你一件艱巨的任務。縣委經

过反复討論，决定派你去敌占区去开展工作……”

华小凤有些吃惊：“敌占区？”

赵坚：“对，敌占区，害怕嗎？”

华小凤連連搖頭：“不！”

赵坚：“当然，你是不会害怕的，但是，这对你來說，是出乎意外的。县委考虑，派你比較合适，并且相信你一定会完成这个任务。这个新决定，事先可沒有征求雷鳴同志的意見呀！”

华小凤：“为什么要征求他的意見？……不过，我缺乏斗争的經驗……”

赵坚：“經驗？是的，你只是二十二岁的青年，經驗不多，但是，你还是共产党员，可以学习、锻炼。难道你认为你做县委組織干事就有經驗？难道这种經驗是天生的？我們对自己要有高度的对敌斗争的信心。”

华小凤：“报告書記同志，我有这样的信心。而且，我有牺牲的决心，随时随地准备为党献出我的生命。我坚决接受党的任务，不怕牺牲生命。”

赵坚：“好得很，党需要你这种坚强意志的党员。到敌占区去是必須准备随时牺牲的，那儿到处有危险。現在那里党組織的情况，我們已經不清楚，好些党员被捕了，被杀了，或者失踪了。我們两次派人进去联系，都沒有成功。你去的第一个任务，就是了解情况，接上地方党組織的关系。你先到张家庄一带去安下身来，逐步发动群众，发展党的組織，到了一定的时候，还要建立武装。党派你去，不是为了牺牲，是为了发展革命力量。重新解放这块地区。你，不只是接受任务，而是一

定要完成任务。明白嗎？”

华小凤：“明白了，書記同志。我坚决鍛炼自己，保証完成党的任务。”

赵坚微笑地点头，表示贊許。

三

华小凤在房間里整理自己的东西。东西并不多，件头却不少。

她已經換了一身衣服，新棉袄褲換成了旧的，一般农村妇女的服装。他要把自己的外形打扮得不象一个革命干部。

她把自己的东西分成几类。照象冊，这是不能帶着，而要保存的紀念品；简单的換洗衣服，打成包袱。这是要隨身帶着的；文件皮包、鋼笔、书籍、手表等，是不能自帶也不必保存的东西；还有虽是日常生活用品，如牙刷、牙膏、肥皂盒，但为了改变生活習慣不好再用的东西，此外还有些生活用品。她一面整理东西，一面輕声地哼着送別雷鳴时唱的那只歌。最后，拿起自制的照相冊，打开来，翻开两张她和雷鳴合照的象片，默默地看着。

赵坚走了进来看着华小凤的东西，亲切地說：“怎么样？要把包袱丢光，心疼嗎？”

华小凤：“我現在随时可以出发。”他摸摸头发，两手拉一拉衣服的下角，自己打量了一下。問：“我这样子怎么样？”

赵坚笑着。“打扮还可以。总还有学生气味和干部气味。

你要做到彻底群众化。”

华小凤伸出两手，自己看看，笑了，又点点头。“是啊，我这两只手没有劳动过。”

她拿起两本书，又用书轻轻敲打她整理的东西，“这些东西给同志们分掉，各取所需。”她笑了一笑，又指着相册：“这个‘包袱’可舍不得丢啊，又不能带着。怕遗失，倒真有些心疼。其实也算不了什么，不过……”

赵坚：“不过是私有财产，还有纪念意义，是不是？”

华小凤微微一笑，没有什么好说。

赵坚：“这些交给我，保证将来原封不动地还给你。”他走过去翻开相册，“这是爱情的纪念物，我们不替你负责，将来对雷鸣同志也不好交代，是不是？”他哈哈笑了起来。

赵坚交给华小凤几张很小的纸头，“这是组织介绍信。明天你就要出发。”

华小凤：“明天？”她接过介绍信来。

赵坚：“有一只到大湖南去的便船，正好趁这条船过去。船是到高王镇的。你跟到那里，自己到张家庄一带去就方便了。吴秘书负责布置一切，明天我不能送你了。”

华小凤：“用不着。赵坚同志，还有什么指示吗？”

赵坚：“话都说了。祝你成功！”他伸出手来，华小凤和他握手。他又问：“还有什么困难吗？”

华小凤：“就是觉得一个人离开党的直接领导，有些……不，我可以克服的。希望你再给我一次指示。”

赵坚走过去，从华小凤的书中抽出一本“整风文件”。一面

翻着，一面說：“好吧，再給你讀一次黨的指示。”他指着書。“這是挑選干部的基本標準的第三條。”他讀着（畫外聲配合着書的特寫鏡頭）

字幕：“第三，善于獨立地在環境中識別方向，並不怕為決定而負責。誰要是怕負責任，誰就不是領導者。誰不善于表現獨創精神，誰設想……‘我只執行別人告訴我做的事情’，誰就不是布尔什維克。只有這樣的人才是真正的布尔什維克的領導者，這種人在失敗的時候，不張皇失措，在勝利的時候，不驕傲自夸，在實行決議的時候，表現百折不回的堅決性。當干部臨到必須獨立解決鬥爭的具体任務時，並且覺着自己對這件事情負完全責任時，他就最容顯發展，最容易長進。”

“這些話就是我的臨別贈言了。”趙堅結束了他的話，把書交給華小鳳。

華小鳳：“我一定永遠記住這些指示。”

他們再次握手。

趙堅走后，華小鳳拿住組織介紹信凝神沉思，然後把它縫到棉衣夾邊里去。

四

縣委會秘書的辦公室。

秘書吳蔚和商人錢福昌在談話。在抗日戰爭期間，錢福昌往來于解放區的農村和敵占區的城鎮之間，販賣各種有利可圖的貨物。他和解放區的有些干部，是熟悉的。

錢福昌：“是的，是的。我照办，照办。吳秘书，你請說吧。”

吳蔚：“要托你办的事很简单。有一个干部家属，要乘你的便船到高王鎮去。……”他看錢福昌有什么反映。

錢福昌：“可以，可以。”但他皺起了眉头，輕輕地搖着头。“不过，要是到敌占区去，危险得很啊。那里杀了不少的人，哪
家私藏新四軍，輕則抄家，重則杀头。万一出了什么毛病，我負不了这个責任。”

吳蔚：“她并不是新四軍。丈夫跟部队走了，自己又有病，想去找个地方打埋伏。并不要你担心，她只是跟你的船，到了高王鎮就不要你送了。”

錢福昌：“革命任务交給我，不能不办；不过，万一有个三长四短，还以为是我錢福昌靠不住。”

吳蔚：“錢老板，只要不是你自己出了毛病，当然不要你負責。”他走到錢福昌身旁，拍拍錢福昌的肩头。“这件事托你办，就是我們对你的信任……”

錢福昌也站起来，很不自然地点火：“是，是，我很荣幸，很荣幸。”

吳蔚：“錢老板，你是聪明人，一定很有数，所謂敌占区，这只是暂时的。你不会以为共产党、新四軍是失败了吧！”

錢福昌連連弯弯腰：“这个当然，当然。”

吳蔚的两眼的光芒直射在錢福昌的脸上。“你能为革命尽一些力量，功劳簿上也会記你一笔帐，打过这种算盘嗎？”

錢福昌：“好說，好說。吳秘书，你还不了解我，若不是妻

子儿女之累，我早参加革命了。抗日时期，我跑敌据点，帮解放区办了不少的物资……”

吳蔚：“錢老板，你也不必吹，好事有一笔帐，可不能过分。你赚了解放区多少錢？这笔帐我們不会查你，你自己总有数吧。希望你仍旧和我們保持联系，多少尽一些力量。我告诉你，千万不能对国民党存幻想……”

錢福昌：“这个当然，当然。”

吳蔚：“这次托你的事可要办好呀！”

錢福昌：“理当尽力，理当尽力。吳秘书，你放心好了。担保在我身上不会有毛病出。难道我从此以后不到解放区来了嗎？我不会絕了这条路。而且，路上不遇桥上遇，大軍反攻下来，还愁找不到我錢福昌？吳秘书，我这話总該是漂亮的吧！”

吳蔚一笑，說：“看你的吧。”

五

吳蔚到了华小凤住的房間里。他手上拿着紙包，一进门，便說：“华小凤同志，船已經准备好了。”

华小凤：“謝謝你。”她招呼他坐下。

吳蔚把紙包放在桌上，是个沉重的小包。

“革命任务，說什么謝不謝的。这是錢福昌雇的貨船。現在交通断絕，敌人封鎖严密，找到这个关系搭船，就算不坏了。这个商人是熟人，估計暂时不会出什么問題，但是，你还要随